

中国史学 名著评介

仓修良主编

第四卷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中国史学 名著评介

仓修良主编

第四卷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K204
12
:4
2006





总目

第一卷

尚书

春秋与左传

国语

战国策

逸周书

世本

竹书纪年

山海经

越绝书

史记

列女传

汉书

东观汉记

汉纪

吴越春秋

风俗通义

三国志

后汉纪

后汉书

华阳国志

宋书

南齐书

魏书

水经注

十六国春秋

洛阳伽蓝记

高僧传

大唐创业起居注

梁书与陈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晋书

南史与北史

大唐西域记

史通



贞观政要
通典
元和郡县图志

第二卷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资治通鉴
通鉴外纪
唐鉴
东京梦华录
通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容斋随笔
东都事略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纲目
大金国志
文献通考
辽史
金史
宋史
蒙古秘史
元史
永乐大典
皇明资治通纪
弇山堂别集
藏书和续藏书

明实录
国榷
罪惟录
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本末
读史方輿纪要
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绎史
明史

第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劄记
续资治通鉴
文史通义
史姓韵编
元史本证
考信录
畴人传及其续编
圣武记
海国图志
蒙古游牧记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
夷氛闻记
朔方备乘
小腆纪年附考
中西纪事
明通鉴

湘军志
 东华录
 新学伪经考
 日本国志
 元史译文证补
 宋史翼
 大同书
 中国古代史
 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代舆地图
 清朝续文献通考
 蒙兀儿史记
 清史稿
 新元史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清代学术概论》)
 古史新证
 中国文化史

第四卷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清代通史
 史学要论
 古史辨
 史讳举例
 通鉴胡注表微
 中国制度史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卜辞通纂
 晚明史籍考

客家研究导论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中国南洋交通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历史哲学教程
 秦汉史
 中国史纲(上古篇)
 春秋史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近代史(上册)
 甲骨学商史论丛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柳如是别传
 中国政治思想史
 郑和
 岳飞传
 清史探微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第五卷

中西交通史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
 拾遗
 战国史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中国史学史



总目

- | | |
|--------------------|-------------------|
| 隋唐史 | 辛亥革命史 |
|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洪业论学集 |
| 汉书新证 | 古史论集 |
|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
制度 | 中国史探研 |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穹庐集 |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
| 清人文集别录 | 长水集及其续编 |
| 中国文献学 |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
| 河山集 | 太平天国史 |
| 朱元璋传 | 中国古代社会 |
| 明代的军屯 |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
| 明史考证 | 中国史学史论集 |
| 魏晋南北朝史 | 马可波罗在中国 |
| 周代社会辨析 | 中华远古史 |

目录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吕实强	(1)
清代通史	陈捷先	(18)
史学要论	瞿林东	(32)
古史辨	顾潮	(44)
史讳举例	周少川	(60)
通鉴胡注表微	周少川	(71)
中国制度史	张耕华	(85)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胡逢祥	(96)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谢保成	魏红珊 (111)
卜辞通纂	谢保成	魏红珊 (129)
晚明史籍考	商传	(141)
客家研究导论	王东	(159)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朱政惠	(175)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晁中辰	刘岐梅 (190)
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王钟翰	(201)
中国南洋交通史	郇国义	许荣胜 (210)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武才娃	(229)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孙尚扬	(246)
历史哲学教程	张传玺	(262)

秦汉史·····	张传玺 (278)
中国史纲 (上古篇)·····	徐 规 (293)
春秋史·····	徐鸿修 (303)
中国通史简编·····	陈其泰 (316)
中国近代史 (上册)·····	陈其泰 (335)
甲骨学商史论丛·····	胡振宇 (347)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胡守为 (363)
柳如是别传·····	卞孝萱 (384)
中国政治思想史·····	汪荣祖 (407)
郑和·····	吴志良 (414)
岳飞传·····	陈 振 (426)
清史探微·····	冯尔康 (437)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张岂之 (454)
中国思想通史·····	方光华 (462)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钱 杭 (479)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戴晋新 (497)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吕实强

（一）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中心人物。1917年，他在《新青年》刊出《文学改良刍议》^①一文，接着，时甫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即在同刊下期发表《文学革命论》，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②自此，随着他学成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频频讲演，陆续发表各方面的文章，竟以一二十六岁的青年，声名洋溢全国，直迄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一直受到举国乃至举世瞩目。顾其生平，除于芦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在国家民族遭受空前危难之际，毅然应召，暂时离开教育学术岗位，出任驻美大使数年后，毕生未曾担任过其他行政官员。他之享有盛名历久不衰，并不是靠政治权力，主要是由于其学术贡献，就是他不时发表的时论、政论，也无不植根于学术沃壤之中。尽管如此，但自他返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直到去世，也一直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不过，所有的冲击，仍然未能改变他的枢纽地位。犹如余英时所说：

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慕得大名”（这是

①《新青年》二卷五号。

②《新青年》二卷六号。

他在1959年给胡光燾信上的话),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四十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伸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①

余英时先生这篇文章写成于1983年,距胡先生去世已二十一年,有关资料多半已陆续呈现。而据其自述:“我和适之先生从无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产生不了‘誉’或‘谤’的倾向。而且捧场对于已故的适之先生,固然毫无意义,打死老虎则尤其不是值得提倡的风气。”^②因而可谓相当客观平允。

现再面对本题,针对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进行讨论。首先要介绍的是蔡元培先生为其所写的序。因为序文是写在书稿尚未出版之前,故应为对此书评价文字之第一篇。蔡先生在序文中,首先说明当时编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困难,然后,便指出胡先生此书中的几处特长。他说: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年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

①②余文系为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序。

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从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经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 and 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最后，他并表示：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蔡元培先生出身翰林，后从事革命，并游学西方，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时，出任教育总长。他不仅中西学淹通，而且品德高超，思想开明。在民国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重视学术研究，呵护自由风气，如教授之聘任，新旧并容，因而北大遂被视为学术重镇，自由堡垒，他本身亦被视为我国自由主义的先进。以他如此之德高望重，竟对不过二十六七岁之后进胡适，如此看重，不但立即聘为教授，并对其用不过一年时间而撰成的此书，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而且情辞恳挚，期望深厚，溢于言表，自应值重视。

对此，北大学生虽反应并不一致，但受到若干优秀学生的欢迎，则为事实。他以这一套架构、方法与观点在课堂上开始讲授的时候，便有几位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学生为之心折，并因此而走入一项新的方向。据顾颉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北大）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汉章）先生……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

都这样怀疑，我也不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议。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突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吓得一堂中翘舌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那时傅孟真（斯年号）正和我在一间屋内，我对他说：“胡先生讲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①

再如，当时也在北大读书，后来成为著名的哲学和哲学史学者冯友兰回忆，则谓：

这（书）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界的经典注疏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②

冯先生之名著《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子学时代）出版于1930年，亦即本书之上册。其断代与胡著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约略相当。此书中尽管有若干论断与胡书有所不同，尤其于儒家、墨家、道家，更有不少他自己的见解。但原则上应属见智见仁，于此可不必逐加说论。惟胡先生认为老子早于孔子一点，两人则仍各自坚持。冯先生在他的书中说：

《老子》一书，相传系较孔子为年长之老聃所作。其书之成，在孔子以前。今以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参看崔东壁《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过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

①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转引自姜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总序，第70页。

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①

对此，胡适认为“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因而曾对冯氏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一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②

1958年，他在纽约为此书（已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再版所写的自记中表示：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聘学礼助葬的孔子。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以此之故，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气力了。^③

此一自记写于1958年，距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成已经四十年，由其中知道，他在“大纲”一书出版后，一直都很留意人家的批评，并且对人家所提出的问题，再作思考查证，到此时他依然坚持原来的论断，应该并非基因于自傲与过度自信。至冯友兰先生，虽仍未见同意他的见解，却似乎并没有再作进一步的争论。

在当时另一位对胡适此书提出论评为梁启超。梁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论学术研究、现代化的促进（包括政治的改良与思想之维

①原文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10—211页。1984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此书与从前1947年之增订八版本全同。

②③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自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58年3月版。

新),均为非常突出的一位。我国研究胡适卓有成就的耿云志教授在其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代发刊词中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可以举出许多人,但我觉得可以三个人为代表:一个是严复,另一个是梁启超,第三个人就是胡适。”足可见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的重要。其他的评论较一般周详而多有卓见,故于此尽量引其原文,以备鉴定。此一论评为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社的一次讲演,时间大约在1922年五六月间,首先他声明三点:

一、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人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细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工夫把他写出来,趁这个机会,简单发表发表。接着,他先作一总评说:

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样大特色,我们既然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慎密审查。我对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是)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好像带一种着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就免不了。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

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然后他便开始分别批评：

一、他认为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的太过了。表示：著者倡“诸子不出王官”之论，原是很有价值的创说。但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例）。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的遗产荡去一大半。

二、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

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殊不知《诗经》的时代，在孔子老子前两三百年，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作现在的背景吗？……胡先生自己知道有些牵强，所以只说个“怀胎时代”。怀胎已经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极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失望。

至于哲学所以产生的背景，梁先生说：

胡先生专宗《〈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奥，皆因救时之敝”，所以他书中第二篇讲了许多政治如何腐败，社会如何黑暗，就是因为这种时势的反动……他所讲的时势对不对，已经很是问题……让一步说，算是那状况都对了，恐怕胡先生的结论，还不能言之成理。古代社会交通甚笨，结合甚松，一个地方的腐败黑暗，不容易影响到别个地方……拿某处所采几首诗，代表了完全社会现象，恐怕有点不妥吧？……原书所举诗人时代三百年，诚然是腐败黑暗，但腐败黑暗，怕不止这个吧！……然则胡先生所列举四种现象：一、所谓“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除了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

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甚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

因而他于胡书所提以上四项之外，又增加了十二项。不过除诸子源出王官贵族，而使民间得有机会获得知识一项外，其余多属推论，自为胡先生所不取。而诸子出自王官一项，又为胡一向所不以为然。总之，胡先生既是只相信证据，所以他才只列四项。于此对梁先生的增广十二项，便不加胪列了。

三、胡先生这部书从老子孔子讲起，梁先生虽然极同意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有截断众流的手段”，但对于老、孔的先后，则仍存异议。

四、认为胡先生这本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九很浅薄或谬误。”他指出：

胡先生这部书，凡关于知识论的都好。他讲孔子也是合乎知识论做立脚点，殊不知知识论在孔子的哲学上只占得第二位第三位，他根本的精神，绝非凭知识论可以发见出来。所以，他对孔子说了许多，无论所说对不对，依我看来，只是弃精华而取糟粕……《论语》头一个字是学……胡先生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我读了这段话，对于胡先生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日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说颜回好学，还下了一个注脚，是“不迁怒，不二过”。我们在《易》、《传》、《论语》、《庄子》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却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三月不违仁”，是“不改其乐”，是“无伐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

五、于胡适讲《庄子》，梁先生表示“我也不甚佩服”。这篇里头“最重要的话是说庄子发明生物进化论。内中讲‘种有几’那一段，确是一种妙解。但我以为无论这话对不对，总不是庄子精神所在……胡先生拿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

接着他作一综论，云：